

凯斯特纳
作品典藏

Kästner

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



明天出版社

凯斯特纳作品典藏

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



刘海栖 主编

[德] 埃里希·凯斯特纳 著

丁娜 田秀萍 译



明天出版社

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 / [德] 凯斯特纳著; 丁娜, 田秀萍译.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8.4

(凯斯特纳作品典藏)

ISBN 978-7-5332-5636-4

I. 埃… II. ①凯…②丁…③田…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5927 号

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

凯斯特纳作品典藏



著者 / [德] 埃里希·凯斯特纳 翻译 / 丁娜 田秀萍

装帧设计 / 春天书装工作室 封面绘画 / 龚燕翎

出版人 / 刘海栖

责任编辑 / 刘 蕾 美术编辑 / 于 洁

出版发行 / 明天出版社 地址 /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 潍坊彩源国标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次 / 2008 年 4 月第 2 版 印次 / 200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规格 / 150 × 190mm 32 开 印张 / 6.875 千字 / 96

ISBN 978-7-5332-5636-4 定价: 17.00 元

山东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05-021 号

Emil und die drei Zwillinge

Author: Erich Kästner

Copyright © Atrium Verlag, Zurich 1935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trium Verlag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1999, 2007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凯斯特纳作品典藏 ·

中文版前言



[德]汉斯-海诺·埃韦斯^① 著

蔡鸿君 译

每一个中国孩子都知道德国在什么地方,也知道柏林是德国旧的首都和新的首都。有些孩子也许还知道柏林维尔梅斯多夫区的一伙有名的少年,他们的首领是“教授”和“带着喇叭的古斯塔夫”。他们也许记得这伙少年帮助一个从小城市来的名叫埃米尔·蒂施拜的男孩抓住一个小偷的经过。在火车上,这个小偷偷走了他准备交给住在柏林的外婆的一笔钱。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是它并非真人真事,这一点可以查对核实。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1929年,也就是整整70年前出版的一部儿童小说里。几乎每个德国孩子都知道《埃米尔擒贼记》,不是读过小说,就是听过广播剧或者看过戏剧和电影。1999年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假如这部

^①汉斯-海诺·埃韦斯(Prof. Dr. Hans-heino Ewers)是德国著名儿童文学研究者、日耳曼语言文学和文艺学教授,自1989年起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该所是德国目前唯一的儿童文学研究所。此文是他应明天出版社的约请特意为该社出版的凯斯特纳8部儿童文学作品写的前言。此次出版收录了凯斯特纳最后一部儿童小说《袖珍男孩儿》,这是这部文学作品首次在国内正式出版。至此,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全部出齐。出于对汉斯-海诺·埃韦斯教授的尊重,此次出版保留了1999年版前言的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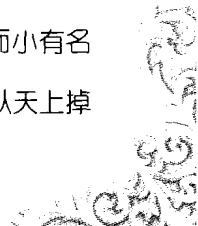
大概可以称为20世纪最出名的德国儿童小说的作者仍然活着的话，1999年2月23日，他将庆祝他的100周岁的生日。对于埃里希·凯斯特纳的百年诞辰，还会有比同时将他的8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更好的礼物吗？1999年，德国出版了难以计数的关于凯斯特纳的书籍，举办了许多展览、纪念会、讲座和学术讨论会。人们理应如此，因为每个人毕竟只有一次100周岁！然而，同时将8本新译的儿童文学作品送到中国孩子（和那些已经不再是孩子的人）的手里，这恐怕是所有纪念凯斯特纳的活动中最美好和最重要的。因此，非常感谢明天出版社慷慨赠送的这份生日礼物。

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是小说家、剧作家、电影脚本和广播剧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他于1899年2月23日出生在德累斯顿这座当年撒克森王国的首府。他出生于普通人家，父亲是皮革工匠，当年他不得不关闭自己的作坊，去工厂做工赚钱。母亲做一些家庭手工产品，以此增加家庭收入，后来她又在家里开设了一个很小的理发店。埃里希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孩子。母亲自然把儿子变成自己唯一的生活内容：她可以为了儿子做任何事情，因为儿子应该生活得更好，儿子应该出人头地，成名成家。埃里希·凯斯特纳一生与母亲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几乎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或寄明信片。凯斯特纳上的是8年制公立学校，然后又上了一个教师培训班，1917年应征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凯斯特纳放弃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高级文理中学，从而于1919年开始在



莱比锡上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戏剧史。1925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从在高级文理中学读书时起，凯斯特纳就开始写作并且发表了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在大学里，他积极为报刊写稿，这有助于他在1925年谋得了《新莱比锡报》的一个职位。1927年，他作为剧评家来到德国首都柏林，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成为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他最初是作为抒情诗人引起人们注意的。他的诗集有《腰上的心》（1928）、《镜子里的喧闹》（1929）、《一个男人给予答复》（1930）、《椅子之间的歌唱》（1932），此外他还写了长篇小说《法比安》（1931）。当然，在此期间，他仍然继续为报刊撰稿，尤其是写作戏剧和电影评论。

1929年，他的第一本儿童书在柏林的威廉出版社出版，这部名为《埃米尔擒贼记》（Emil und die Detektive）、由瓦尔特·特里尔画插图的儿童小说立刻轰动世界，遂使凯斯特纳一举成为名扬国内外的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后来多次说过，他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实际上纯属偶然：有一天，威廉出版社的女出版人问凯斯特纳是否愿意为她写一本儿童书，他当时以年轻人特有的轻率态度慨然允诺。这件轶事并不完全准确。凯斯特纳在莱比锡时曾经为许多报纸撰写过文章，自1926年起，他也为家庭杂志《拜尔大众》撰稿。这个杂志有一个独立的副刊《克劳斯和克拉拉的儿童报》，而它的唯一编辑不是别人，正是埃里希·凯斯特纳！他当时已经积累了三年为孩子们写作的经验，并且以写儿童诗和儿童故事而小有名气，甚至还收到了许多儿童读者的来信。因此，任何大师都不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即使事后有很多人过于喜欢这么宣称。

凯斯特纳的第一部儿童小说立刻就被搬上了舞台并拍成了电影。凯斯特纳对当时没有让作者本人足够地参与此事感到非常恼火，因此他自己准备更多地投入剧本和电影脚本的写作。在拍摄电影《埃米尔擒贼记》时，担任导演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比尔·维尔德。人们也许可以说，凯斯特纳在德国儿童文学史、德国儿童戏剧史及德国电影史上均占据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凯斯特纳很快又开始写他的第二部儿童小说《小不点和安东》（Pünktchen und Anton）。鉴于世界经济危机，这部小说比他的第一部小说具有更强的社会批判效果。该书1931年出版，当年年底就由马克斯·莱因哈特的儿子戈特弗里德·莱因哈特搬上了舞台。翌年，一半幻想、一半超现实的滑稽童话小说《5月35日》（Der 35. Mai）出版。1933年，在纳粹党上台的前夕，《飞翔的教室》（Das fliegende Klassenzimmer）得以出版。此后，凯斯特纳在德国被禁止发表作品。他的书——只有《埃米尔擒贼记》例外——被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撤了下来，烧成灰烬。人们可以想象，这对于一个刚刚34岁、正处于他的儿童文学创作第一个高峰的作家意味着什么。凯斯特纳没有流亡国外，而是继续留在柏林，并且试图作为剧作家和电影脚本作家（均以陌生的笔名）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的作品继续在国外出版，比如在“中立”的瑞士，其中有1935年出版的儿童小说《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Emil und die drei Zwilli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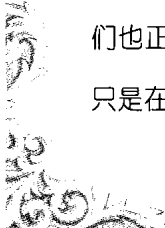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帝国”土崩瓦解。此后，凯斯特纳经历了他的第二个重要时期。他曾在慕尼黑《新报》文艺版当主编。1946年至1949年，他主编出版了一份名为《企鹅》的儿童杂志。此外，他还积极为好几家小型歌舞剧场撰写剧本，如《流动舞台》和《小自由剧场》等。在儿童文学方面，1949年是他很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凯斯特纳出版了两部儿童文学作品：《动物会议》和《两个小洛特》。《动物会议》（Die Konferenz der Tiere）是一个政治童话，各国之间应该和平相处是这个童话传达的信息。儿童小说《两个小洛特》（Das doppelte Lottchen）是一个家庭故事，同时也是一出張冠李戴的喜剧，它敦促成年人遏制自己的利己主义思想，从而保证孩子们拥有幸福的童年。《两个小洛特》在出版后的第二年就被拍成了电影。1954年，《飞翔的教室》也被拍成了电影。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曾经在西德拥有广泛的读者，根据他的儿童小说改编的剧本和电影在儿童剧场和儿童电影院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创作方面，凯斯特纳这时开始进入他的晚期创作——他的晚期创作远远不如早期创作那么有名，那么成功。这一时期他为孩子们改编了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和“民间传说”，如《蒂尔·欧伊伦斯皮格》、《席尔德市民》等。1957年，他出版了童年自传《在我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Als ich ein kleiner Junge war）。60年代他还出版了两部儿童小说：《袖珍男孩儿》（Der kleine Mann, 1963）和《袖珍男孩儿和袖珍小姐》（Der kleine Mann und die kleine Miss, 1967）。凯斯特纳



是西德战后的儿童文学之父，他有几个杰出的学生，比如詹姆斯·克吕斯，还有无数并不那么重要、或多或少对他进行盲目模仿的仿效者。凯斯特纳早已成为一位文学名人，自1951年起，他担任德国（西部）笔会主席，1957年获得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毕希纳奖。1960年，他被授予安徒生奖，这是授予儿童文学作家的最高国际奖。为庆祝他的65岁生日，歌德学院举办了凯斯特纳生平和创作展览。1974年7月29日，埃里希·凯斯特纳在慕尼黑去世。

在世界各地，提到德国儿童文学，埃里希·凯斯特纳的名字总是与格林兄弟的名字相提并论，后者出版了著名的《格林童话》（第一版出版于1812年至1815年，第二版出版于1819年）。迄今为止，除凯斯特纳外，没有任何一位20世纪的德国儿童文学作家能够赢得这样的国际声誉。在德国文化圈内部亦是如此：西德的儿童文学、西德的儿童戏剧和西德的儿童电影，至少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完完全全置身于他的魔力之中。为摆脱这种魔力，人们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凯斯特纳也遇到了每一座伟大的文学纪念碑所遇到的情况：人们有时试图轰轰烈烈地将他从基座上推倒。但是，对于一部分60年代末以来的“新”儿童文学，他仍然还是一位教父：他的儿童小说在1970年前后被看做是社会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而社会批判现实主义在50年代和60年代却被人们故意视而不见，但是，人们也正需要以此为起点。失望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只是在一种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社会批判现实主义者，正像他的



批评者们在3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他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说家，他知道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们梦想，比如勇气、友谊、成功。这些梦想可以轻松地变成使人产生疑问的东西，对此，我们今天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凯斯特纳本人则由于他对人的理智和道德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然而，唯理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凯斯特纳也陷入了一种惹起嫌疑的处境，因为在他宣传的这些价值观念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次要的道德”——诸如秩序、勤奋、正确等等。它们在人类自由的、现代的、解放的观点的影响下显得异常陈旧。自从70年代后期以来，有许多评论家试图把这位儿童文学作家的纪念碑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除。这种过激行动往往是一种巨大失望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些批评者中的许多人是由凯斯特纳的儿童书籍伴随着长大的。

纪念碑有的时候也必须推倒毁掉，这似乎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不容改变的法则之一。因此也只有一个新的时代才有可能为自己建造一座新的塑像。也许，当我们在德国纪念这位作家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儿童文学终于进入了一种更无忧虑、更为有利的境况。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对我们德国来说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面对他的儿童文学作品，让我们等着它向我们揭示新的迄今未被认识的东西吧。这也适合德国的儿童读者，对于他们，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始终还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读物。电影导演们极其引人注目地在最近拍摄的几部电影里自由地处理了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例如《两个小洛特》和《小

不点和安东》。他们以大胆的、失敬的方式把小说移植到我们当代社会，为它们重新注入了活力。

我们可能毕竟不能像中国的凯斯特纳儿童书籍的读者（儿童和成年人）那么自由，对他们来说，从来就没有过一座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纪念碑，而只有一种异国文化的见证：陌生，但却充满了魅力。愿中国的读者——无论年长年幼——教会我们这些德国读者再一次用全新的目光看一看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永远都可以用新的完全不同的目光来看待凯斯特纳，这一点已经为以往的历史所证明，这也正是这位德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伟大的一个标志。

1999 年写于德国

写给新读者的前言

《埃米尔擒贼记》一书，有些孩子已经读过，有的孩子还没读过。下面我将读过那本书的孩子简称为“行家”^①，没读过的为“门外汉”^②。这种分类是必要的，因为我分别为这两组不同的读者写了专门的前言。

“要秩序井然。”卡尔大叔一边说一边把最后一块盘子向墙上扔去。

确实需要两种前言，否则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施劳迈耶老先生把第二册书买回家，他的孩子们——也就是小施劳迈耶——十分激动地喊道：“可是我们还没读过第一册呢！”结果施劳迈耶老先生不得不把书小心翼翼地包好送回书店，并且说：“对不起，书商先生。这本书我不能买了，因为它是第二册。”

尊敬的门外汉，即使有人没读过第一册，也可以读第二册，而且能读懂。在这件事上你们就相信我好了。我是易北河两岸资格最老的埃米尔·蒂施拜专家。

①即老读者(译者注)，下同。

②即新读者。





此外我忽然想起，我还可以给你们简单讲讲第一册的故事梗概。好吗？好的，那我就开始讲了。

在讲之前，我还得请行家先生们直接翻到第二个前言。我现在要讲的行家们早就知道了。

尊敬的行家，对不起，我得离开一会儿。第二个前言中再叙！
口令：埃米尔！

第一册讲的是新城的中学生埃米尔·蒂施拜头一回去柏林的故事。

埃米尔答应给外婆带140马克到柏林。可是当他在火车上睡觉时，这笔钱被人偷走了。埃米尔怀疑一个戴硬边帽的家伙，他叫格隆德艾斯。可是这个男孩子又不能确定这位格隆德艾斯先生是不是真的扒手。此外，当埃米尔醒来时，格隆德艾斯先生已经不在车厢里了。你们一定能够想象，这个男孩很绝望。火车停靠在动物园火车站。埃米尔向窗外望去，看见一位戴硬边帽的先生，他马上提着自己的箱子，拿起花束冲出车厢，跟踪那个戴硬边帽的家伙。他原本应该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才下车！

嗨！戴硬边帽的家伙确实是格隆德艾斯先生！埃米尔跟踪着他。这个人上了有轨电车。埃米尔飞快地爬上了电车的拖车。现在，年纪轻轻的新城中学生开始身无分文地在广阔而又陌生的



柏林闯荡。他在追踪他那140马克，并不知道格隆德艾斯先生是否真是扒手。

在此期间，他的外婆和表姐小马·小帽子^①，正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等着埃米尔。从新城开来的火车到了，可是埃米尔没到！她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最后她们忧心忡忡地走回了家。实际上走回家的只是外婆。小马·小帽子骑着自行车伴着步行的外婆。

格隆德艾斯先生在皇帝林阴道特劳特瑙街拐角处下了车，坐在了约斯蒂咖啡馆的夏季露天阳台上。

他当然丝毫也没料到有人在跟踪他。

埃米尔也下了车，藏在一个报亭后面。在那儿，有个柏林男孩主动与他搭话。他告诉了这位男孩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男孩叫带喇叭的古斯塔夫，因为他的裤兜里装着一个汽车喇叭。

这个男孩大声吹着喇叭在周围走了一圈儿，用喇叭声招来了他的朋友。他和朋友们一齐来到埃米尔身边。他们召开了军事会议。他们掏出了自己的零花钱。他们成立了值班待命部、电话总机部和其他一些必要部门。

^①外号。





当对此毫无所知的格隆德艾斯先生在咖啡馆的阳台上饱餐一顿后坐上一辆出租车离开时，埃米尔和其他“侦探”坐上另一辆出租车继续跟踪。

格隆德艾斯先生在诺伦道夫广场旁的克莱德旅馆订了一个房间。埃米尔和他的朋友们把对面戏院的院子当做驻地。只有古斯塔夫一个人跟踪着戴硬边帽的家伙，他在克莱德旅馆当一天开电梯的。这样侦探们就知道了格隆德艾斯先生第二天一早八点钟起床。

这样，第二天一早，当格隆德艾斯先生在八点钟走到窗前时，整个诺伦道夫广场挤满了孩子！

但我不想讲得太多，接下来跟踪是怎么继续进行的，每个聪明的男孩都猜得出来。我只想补充说，格隆德艾斯先生确实是那个扒手。他不光叫格隆德艾斯，而是至少还有半打别的姓。一般惯犯总有很多名字。

是的，要是埃米尔在火车上没带大头针，刑事警长卢尔耶大概就不能把那140马克还给他了。大头针成了证据！但我真的不再泄露机密了，比如对那1000马克的奖赏，还有歪嘴的卡尔大公爵的纪念像以及此像有一天怎么长出了小胡子和一个红鼻头，还有在埃米尔之后乘坐由九匹马拉的火车的耶士克警官，我就只字不提了。最后，埃米尔的母亲也到柏林来了，对此我也守口





如瓶。

如果有必要的话，一个人必须学会沉默。

我还只想讲，埃米尔的外婆最后说：“钱只有通过邮局汇寄才安全。”你们可以看出，她是个很聪明的老太太。她不光那会儿聪明，她一直还是那么聪颖。你们会认识她的。在此之前我还得让人为行家们印一份前言。

当然，行家们！





写给老读者的前言

埃米尔追踪格隆德艾斯先生的历险已经过去两年了。一天，我在皇帝林阴道大家熟悉的特劳特瑙街拐角处又遇上了一件怪事。

我本来想乘177路去施台格利兹。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事要在施台格利兹办，而是我愿意在自己不熟悉的，因此也没人认识我的城区散步。这样我就可以想象自己置身于异乡。一旦我真正感到孤独和寂寞了，就赶快乘车回家，坐在自己的家中无拘无束地喝咖啡。

这就是我的习惯。

但这一天我的施台格利兹环球旅行未能成行。当有轨电车开来并刹车后，我正想上前面一节车厢时，从车里下来一个奇怪的男人。他戴着硬边帽，东张西望，好像心怀鬼胎。他飞快地从第一节车厢旁跑过，穿过马路向约斯蒂咖啡馆走去。

我浮想联翩地从后面注视着这个男人。

“您上不上？”乘务员问我。

